

战国策校注

第九册
第二函

戰國策燕卷第九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涿

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而樂浪立菟亦屬焉

文公桓公元年顯王八年庚申

奉陽君衍李兌李兌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正曰奉陽

姓名言之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奉陽君不說之語而訛也此策有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

陽君不聽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蘇秦之事也李兌因為蘇秦云云此李兌二字誤羨也大事記以此章備載

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之下又據古史謂肅侯時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亡削去捐館之語愚嘗辯蘇秦所稱奉

陽君必別為一人奉陽君實李兌非公子成也且此章知決為蘇代者其言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

又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之噲之役昭王未破齊之時也文公據全燕之盛何得若此言哉史遷謂世言蘇秦

惜陰軒叢書

事多異異時事有類者皆附之秦則此類也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

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

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

於齊問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

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

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

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姬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至而

卒正曰史年表燕惠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

公恐出奔齊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

蘇秦說燕之歲為二百有五年不應遠舉此事此必齊破燕昭王既立之時也以此言知非蘇秦約從時事說亦見趙策其以權立權謂外與貴也以重外以事貴並謂齊趙

破亡之餘太子平以權宜立其勢微弱必故為君計善

重外必事貴外與貴謂他國齊趙之屬也

蘇秦則取之取言謂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

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合趙而燕齊疑則趙重矣齊

外已齊疑燕燕亦不能信齊矣疑其合奉陽君曰善乃使使

王直疑蘇秦則君多資疑其合

與蘇秦結交非文公時

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樂

麗國索隱云音潮仙遼東并州北有林胡樓煩補曰

策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補曰正義云雲中郡城在林榆縣西界

二郡皆南有呼沱易水出涿故安補曰呼沱見前正義

在勝州南有呼沱易水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中之東

東南流與呼沱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地方二千里帶

惜陰軒叢書

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

門之饒

并州郡補曰正義云碣石山在平州燕東南鴈門山在代燕西南

北有棗栗之

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

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

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

其南也秦趙五戰

補曰設辭也

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

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

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

彌猶巨踵猶繫補曰踵足

後也徐曰猶言繼踵也

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

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

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

垣謂城正曰正義云東垣趙之東邑在恆州真定縣

南故常山城

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

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

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

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

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

補曰一本南近齊魏齊趙強國

一本有也字

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

齋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傳在說諸國之初

權之難戰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

文公孫子噲謂文公

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

燕齊合則趙輕雖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

不救我後必事我齊策此役言及魏冉知為文聞之遂出兵救燕公末年補曰大事記從鮑說

易王文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己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二十年史二十八年

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

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補曰索隱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辭史

不錄齊王按戈而卻曰卻秦使退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

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木草鳥頭一名云以為雖偷充

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

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

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

曰然則柰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

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

曰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齊人紫敗

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

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帛染焉紫其賈十倍

按二章所稱文意正同蓋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

利所謂名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

益尊也韓獻子謂桓子荀桓子欲還

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荀桓子欲還

如進也戰于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

惜陰軒叢書

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

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

下也此霸王之業衍矣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

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塗

也自卑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傳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

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

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

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

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

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

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

事足下可乎補曰姚本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

下矣衍蘇秦曰三字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

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詩素空註也

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西令中北國漢屬遼支

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註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

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

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

齊而取大功乎哉補曰燕秦秦字疑衍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

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庇護也非進取之道

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

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足下不踰衍字楚

補曰此正以燕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

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

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

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

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

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

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

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

酒主父大怒而笞之也笞擊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

存主母也補曰陽僵覆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室云忠

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

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高極也

言高其義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

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行之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

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而略補曰此與

後章蘇代謂燕昭王章同惟中一段彼言燕欲伐齊事

爲異記者或有差互不可考也人言秦不信故秦言己

之不信乃足下之福如尾生亦無益謂守行義不成功

自待公爲反覆以誑時
君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

易王子元年慎
觀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
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鋤耨而干
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
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
也觀其臣知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
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
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
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

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

言雖知其體以其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

強故奉之不敢伐

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

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因喪見伐之怨

自削甲札札牒也甲之革緣如之正曰札本簡牒之薄

射之貫七札焉注言妻自組甲組今綴紛條也韻書以繩直物曰組此謂編組穿

能陷堅札側滑反

甲之繩也緝悲萌反鮑因莊子游澣統之文生義不知

此不同曰有大數矣補曰一本身自削甲札曰有大數

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

齊而欲報之二年矣自即位至是齊者我讎國也故

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做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

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

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

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

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補司馬貞云年

稱長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正南攻楚五年穡積散

穡亦積西困秦三年為秦所困正民憔悴士罷做罷音北

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並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

補姚五千乘之勁宋舉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王

木而舉一章亦言齊以宋地封涇陽蓋宋策齊宣也所拔五城

正曰此言舉五千乘之宋非僅得其城邑而已蓋在滅

宋之後明矣下章包十二諸侯而包十二諸侯此

所謂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者其君之欲得也得其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

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兼不戰言之王曰吾聞

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補曰清濟

以下說見秦策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

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

也濟西不役不役者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

燕也補曰濟西濟州以西也河北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者正義云今濟西河北盡

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

財王誠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

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則齊可亡已

王曰吾終以補曰一本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

寇猶亂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王自治其外謂謀

臣自敝其內謂亂於內此乃亡之之勢也燕昭

之舉實自代發之大事記云戰國策載蘇代說燕

之辭誤以為噲使噲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乎論其世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閱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

馬者比三且比猶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

馬欲賣之比三且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

顧之顧反視還臣請獻一朝之費元作賈補曰疑

當音旋義同

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之

字補一之欲以駿馬見於王馬自莫為臣先後者為

也助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

以為馬食自喻為馬則此所獻馬之食淳于髡曰謹聞

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王噲已

正曰鮑因此指為王噲事然史云一子質齊而此云燕王之弟則不合矣其時未可定燕王許諾

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

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殺辱陳翠欲見太后王

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

曰何臞也臞少肉太后曰賴得先生鴈鶩之餘食不宜臞

者無者字姚本臞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

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

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

金齊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今王願

封公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封無羣臣效忠曰公子無

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

一本且以為公子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

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

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

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

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為行具補曰此與觸

同戰國所載事多如此然觸

或獻書燕王燕補曰一本無王而不能自恃得弱國必不

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

補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柰何合弱

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

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

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

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

單國策不言矣

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卑士之五國弱蓋韓魏而不

能敵秦索二國咽一舂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

故不相知也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

舟而濠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

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

人矣三物者物猶事也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補曰一本主上有之字

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

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惟不羞

自卑者之卒者之猶其也卒卒同補曰疑當以出士以可也

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

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

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補曰一本必物固有勢

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補曰秦不服救故趙亡之

補曰一本之伐作久伐下句同姚並同○按趙策蘇厲

曰楚人久伐而中山亡魏策曰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

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大事記謂楚與魏連兵中山失助

而亡史稱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則齊非中山與國也

愚謂中山近魏二國相善信矣趙與齊燕滅中山乃年

表惠文四年所書已與世家差一年且趙之有事中山

久矣自武靈十九年胡服以來攻齊魏伐楚無歲無之何

至此而始合齊燕滅之邪而秦韓齊魏伐楚敗唐昧重

且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年表書攻中山通鑑綱目

書中山君奔齊齊策稱中山君臣於齊蓋四國伐楚而

趙不與趙得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奔也史所載

與策合者莫明於此中山君且奔齊則與齊共滅之言

策曰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則史記之言有誤大事記

或末察也今燕策又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亦助中山者三年秦伐韓取穰豈其事歟愚嘗因此策與齊策陳軫合三晉事同而辨中山非至惠支三今秦之伐楚年始亡特遷其王爾以此數策觀之尤信

燕必亡趙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伐韓

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

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彪謂此三物喻從之精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正曰**

此章當是昭王時說見齊策秦伐魏章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

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元作宣**宣**正曰

策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齊潛王元年齊伐燕子之子噲死在赧王元年正宣王時事策與孟子合甚明辨見秦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

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

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

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

鹿蓋鉅鹿壽之所居謂燕王曰不如以

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

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

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

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

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

姚攻益

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

補曰無也字

一本其實合

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

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里石吏而効之

子之

補曰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于此

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

以老日休

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

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

見離婁下正曰何以

知卽此人謂齊閔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

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

飭戒也猶正

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

補曰正義云先後並

去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

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

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

怨元作恐**補曰**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宣王曰今伐燕

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補曰此當時所謂孟子勸齊伐

此言之信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王因合章子

則凡後世之誣罔聖賢而無徵者可知

將五都之兵都大邑**補曰**索隱云五都一以因北地之眾

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

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元作公**補曰**當作子平是

為燕昭王記三年有彪謂王噲七國之愚主也惑蘇代

蓋無足算齊閔所以請太子者近於興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

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
速歸淄之敗也正大事記云子噲安知所謂堯舜者
哉彼子之徒借是名以篡國子噲特為說客所愚耳
方子之未得國也則說以堯讓許由不受有讓天下
之名實不失天下噲於是乎以燕讓及子之既得國也
則又說以禹不如堯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已而攻益奪
其國噲於是乎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効之其愚至此尚
足論乎後世因此遂有不可慕虛名受實禍之論是論
肆行則利祿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無非實禍人
紀滅矣此君子之所懼也欲不惑者其唯知實理乎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為秦

燕謀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

與蘇代婚而從得燕權乃使蘇代持元作持補日史質

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

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

夫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

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

人謂魏王哀正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

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

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

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秦必

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相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

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補曰史之

宋宋善待之補曰此策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策疑自為一章而復出姚本別提行

昭王噲子補曰名平元年報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補曰儀說在昭元年大王之所親

莫如趙昔趙王元作王王謂襄王即此類以其姊為

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補曰句注見趙策乃

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補曰索隱云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料尾即斗之柄

其形若刀者是也按韻書斗料音同索隱皆云主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

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

酒酣樂進取熱飲廚人進斟羹斟注也即酒酣樂

啜樂進取熱飲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因反斗而擊代王

殺之王腦塗地塗猶汗神曰一本反斗而擊之代其姊

聞之摩笄以自刺也笄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

不聞補曰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事亦見趙世家大專記元王元年晉趙無恤

滅代解題代北狄之別也其國在今蔚州史記誤以簡

子卒在貞定王十一年十二年滅代今從外紀古文又

云襄子夏屋之役見史記行如虎狼蓋生於兼并無親

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規遂以為臨大利決大計非用

仁義之所也夫趙王武靈之狼戾無親暴戾如狼大王之所明見知

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

大王趙燕記皆不書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

補曰一本今趙王姚同劫河閒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補曰一本

司字姚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

之有也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且今時

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

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

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

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補曰裁史註音在僅也言不足以求

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容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

事秦獻常山之尾補曰尾猶未也恒山之東五城傳有在楚韓齊趙後彪謂燕昭賢智

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有父子不相肖者

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戾無親例之人豈

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卑甚蓋拊摩新附之民勢

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眾故為卑辭以紓其國是

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
者固昭王之所唾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
如初此昭王之
素所蓄積也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容謂魏王哀
無考
正曰
目

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

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實今燕客之言曰

客即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補曰

他等策有宮他未知即此人否○事苟可聽補曰魏王說因見

云云語燕客之言以利誘王使見之也補曰燕客而遣之補曰彼惡知所謂天下為度者乎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補曰

此有以報讎故往見郭隗補曰五先生曰齊因孤國之

字姚同補曰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補曰一本此不足以報然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補曰記有敢問以

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

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

役僕

誦指而事之

屈指也

也猶言折節

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

先彼而趨後彼

而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

補曰一人

已趨是姚同

馮几據杖

馮據也

眄視指使則廡

補曰音斯

役之人至

若恣睢奮擊

睢仰目傳註暴怒貌

恣睢暴疾也後荀彧

响藉叱

响藉叱

咄

响阿藉踐也當從足集韻咄阿也

正曰响呼俱呼具

不類當是跳藉見韓策釋

為跳躍此謂跳躍跳藉也

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

致士之法也

服猶事

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

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

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

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

謂者也。涓人見國語。堯家涓人見國語。堯

昭云今之中涓漢書顏注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主通書謂出入命也

言於君曰請

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

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

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

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

之託無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

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

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

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

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

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記同處謂燕昭郭曉皆三

代人也欲為國雪恥君臣問對無他言專欲得賢士而

事之此無競惟人之誼也欲無興得乎哉臣役之對天

下之格言市馬之喻萬世之美談太史公獨何為削之

亦異於孔氏刪修之法矣正曰立國用賢固三代之道

未可即以為三代之人太史公固為疏略然孔氏刪修

之法則不係此補曰大事記解題引國策說苑云云今

按說苑文小異鷓冠子博選篇亦用曉言此則柳宗元所謂偽書取以充入者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眾

猶鞭笞也御諸國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卽雖五燕弗能當王

何不陰出使密遣散游士頓齊兵頓勞敝敝其眾使世

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

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補曰姚本南使於

齊謂齊王閱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

衆猶鞭策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典起之王補曰舉必誅

暴正亂舉無道五旬舉攻不義今宋王君射天笞地鑄

諸侯之像使侍屏屏廁也當作井補曰周禮

潦鄭司農云閔路廁也鑄諸侯之像即後章秦王展其臂

王所謂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

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補

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啓之引策云今宋王無道云云

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

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

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

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

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

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

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

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釁而後可以乘

人之釁正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孟子所謂以燕

伐燕不行仁政動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

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此豈天下之正誼哉

齊伐宋

此二十七年

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

乘而寄質於齊

寄猶委也一說如質子寄寓

名卑而權輕

秦元作秦

補曰史作秦

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

萬乘助齊

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殘補此已申

淮北明矣不交又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肥大齊

肥亦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

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

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

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

負猶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舉

荷而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北國索隱

齊者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因舉宋此

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

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

晉陰軒叢書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

齊人紫敗素也

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

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

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

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

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

背秦而從使齊主盟

盡

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

賓客以待破

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

正曰

姚本長賓之秦更長

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為是按魏策

秦王昭

必患之

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

以一國都為功

將割以賂與國

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

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彼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

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

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

君二君秦所重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爲質則燕

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

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

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

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

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

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草履也當作躡也曰躧所

積陰軒叢書

足根不正納履也引漢志
邯鄲女跣躡字與蹤疑通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

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

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

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

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補然字句可則王何

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

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

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

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王噲策言魏出

之今在宋也正曰按此策文蓋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
後勸之尊齊擯秦而說秦以伐齊非將伐宋時事也魏

云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宋宋
善待之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紀代事前後固
多誤如舉五千乘云云以為說子噲之類代為燕聞齊
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
至此時尚畱宋而為之說燕哉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
此策不能無舛而史尤失之也

破齊閔王出走

代傳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

生高廉如鮑焦史鱸

衛卿子魚

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

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
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
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
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鱸則不過不竊人

史記卷之九

三

借陰軒叢書

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故

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

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對曰以自憂爲足

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上楚不出疏章地缺三王代位

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

負籠耳籠竹器何爲煩大王之廷邪煩浼也昔者楚取章武

屬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

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蓋嘗攻得而則不取也**臣**此句未詳恐詳非則

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言同軌而朝燕與朝秦楚同臣聞之善爲事

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揆度也故功可成

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

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

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

矜矛柄戟蓋為矜施戟砥柔石所以礪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

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

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閒可取燕王

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

游於齊為燕說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補曰與平聲姚本下復有

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牀之孫負言背倚牀立未能行也不

得此屬皆不得不處與車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

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
 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
 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
 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
 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
 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
 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
 吾主父則逐吾主母欲殺吾補曰此父逐吾主母
 者寧佯躓而覆之也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
 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

補曰此
宜有主字

躓踣

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

制於羣臣也

補曰此策說見前蘇秦章

燕主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詆者言也

沈州謂欺曰詆補曰詆徒案反

或作誣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

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

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

敝猶敗無成事也

順而無

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

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彪謂訑亦君所惡而實不

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已則否

正曰利誕謾之人以為用此不正之論也使過之說不類使愚使貪使勇亦謂御

得其道耳非此之謂也
蘇代謂元作為為奉陽君此亦其後襲稱說燕於趙以伐

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伐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

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

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閱召蜀子齊將使不伐宋

者補蘇子也使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言

與之合**正曰**即此策下文所云是以為不若迷而蘇子去之以韓魏循自齊而為之取秦深結趙以勤之

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

告子名不害代請之使為己請齊謂代舉或人告奉陽君之言請者或人之請為趙言於

也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告子如是吾必守子以甲告

子不聽則然正曰謂告子齊果守其言惡矣雖然王勿

患也人之故代告王以告子為其亂齊趙所以利燕臣故

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出為之以成所欲出者奮不

其有累而奮為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

絕可大紛已紛亂持臣非張孟談也持猶使使臣

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護

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言齊王使公玉曰齊人姓名

按字書三畫中近上者于方反三畫勻者虞欲反隸始

加點以別字新序有公玉丹史公玉帶則公玉姓也此

疑有命說奉陽名補曰說即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

言故反前兌之訛說見趙策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元作必元作令不

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王父名補曰無

於其父遂云爾按趙策正欲攻宋章考鮑因下言有甚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恐即此人今其言變有甚於

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元作如補曰無今

賢之兩之兩謂封與相補曰賢之謂以已矣吾無齊矣

並述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如齊王衍王字王補曰之

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待之為因是而倍之音背言

正曰言齊因是倍趙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柰何

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循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代本

國之合必不順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罪
言二國之合必害於燕苟順而無害國之利也故已之

死逃榮辱皆不足論逃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

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補曰厲史音賴見秦策死

賢而死兩節與秦策范雎說同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

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三國皆惡代矣

皆面後相効然二國卒不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交猶是臣之患也患其後時若臣死

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

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

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人以成所欲王何疑

焉臣以補曰一本不若逃而去之詐以罪臣以韓魏循

自齊言逃燕則自齊而為之取秦言勤齊深結趙以勤

之此勤趙以怒齊也結亦以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

為之不補累燕臣雖為之累燕下文引奉陽君奉

陽君告朱謹曰亦代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也以用

指奉弗子相子謂謹又不子卿也補曰一本不予相

為蘇子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燕王善代而奉陽故臣

雖為之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雖為燕又不欲王欲儼

言其自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補曰一本此句上有再

同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

果與補伯元作伯正曰古字通古今人表舉之戰而報其

伯元作
正曰古字通古今人表
柏虎柏益柏樂之類

父之讐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

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

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傳不書儀至楚之事即白

圭逃於秦未詳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毅同號使趙趙劫之求地

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未詳薛公釋載不乘車也逃於關

齊潛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囚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馳去變姓名出關三晉稱以為好補

曰士上恐士太史公曰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有缺字

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補曰此策文多未詳註多未安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

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且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

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預言不勝與

本復合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

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

之之志彪謂此少年狡獪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聊為之此其所以不王也**補曰**當此以下紀述者之辭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

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補曰音的予也蘇代謂燕相曰

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

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補曰姚

得燕元作趙正曰魏曰得趙燕因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

韓燕伐齊敗之燕獨入臨淄此二十八年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元作聞聞猶頃也聞作聞

聞去聲致隙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

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而陽

名下文云令人代令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

故地也復王噲所失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

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

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

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

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

其改舉別用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

不勝不可振也振救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

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下地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

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

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

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

及狸燕地後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疑字誤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

陽城及狸則正義說亦未可據

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

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

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

四

據此策

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

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

起兵伐齊破之

彪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嘗隙而復善之情禮均也而獨為燕圖齊之深何哉昭

王賢也雖然糜爛人之民人以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為也獨不念嘗委質於齊乎

補曰蘇代傾詐不義一至於此其罪浮於張儀矣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人

譖故獻御書而行

獻侍御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

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

望猶責

齊有不善

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

與齊兼

賈元作

鄭

補曰賈當作買互

臣

賈猶

臣之所重

處重雷

元作

卯

聲重卯

一本卯作卯

姚同

據此則重當平

處危也

上文恐

重當平

多重也

重猶難也

雷謂

王謂臣曰

吾必不聽

眾口與讒

字

處於齊為難

言無可疑

補曰列眉未詳一本

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

猶列眉也

姚同龍龕手鑑列

古剗字愚謂即刘字也

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

剗刘者斬斷果決之意

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

以猶

與之言

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

以女自信可也

由

與之言

曰之

王與

去燕之齊可也

期

元作其

已臣受令以任齊

得任於齊

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

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

燕王

謀趙則與趙謀齊

疑王即不

與齊謀

字之訛

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

齊於趙代因與趙謀

齊以成燕之

謀正曰見上

齊之信燕也

至於虛北地

齊北近燕

行

行

其兵以他國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讒且攻

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且辭也犬馬言已賤齊如之又

姚同字書無今王又使慶燕臣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

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補曰姚木王苟欲用之則臣請

為王事之王欲醜臣醜釋同見鄒忌說琴魏世家

隱云古專元作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醜事臣苟

得見則盈願彪謂為人閒者均有此六患非燕昭之明

乎代之謀齊亦異乎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補曰此

策蓋代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代以書自白文多

未詳燕昭即位志復齊譬非一日矣樂毅以趙亂適衛

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

伐國竟交王卷九

晉陰軒叢書

焉而世不數何也蓋教之為燕約結信義服人卒用此
以勝何假乎代之為哉代之傾詐反覆効用於燕亦昭
王之賢明有以御
之非倚以成功也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止曰楚得枳屬巴

而國亡皆謂失地秦昭此七齊得宋而國亡即此二十

淄三十二年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

功者秦之深讐也言此以見克齊秦取天下非行義也

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補曰姚本秦之行暴

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乘夏水江夏

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下文乘夏水兩出可見矣而

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

補

一本

而下姚同四日而至五渚

史註在洞庭下漢而至五渚

補則五渚乃漢

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

寡人積甲宛東下隨

屬南

智者不及

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

隼見易解卦正義云隼

補射

今之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

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

韓地范睢傳伐韓少曲**補**本

文少曲高平正義云相近

一日而斷太行

補正義云太行山羊腸

坂道此過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

補宜陽見前平陽

韓上黨也者二日而莫不盡繇我

繇由同**補**武遂韓墳墓所

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古事秦秦正告魏曰

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

不通此四處**正**安邑

史記卷之七

三

惜陰軒叢書

時屬趙卷見魏策正義云卷猶斷絕軌免反太原當為

太行蓋曰秦舉魏之安邑塞魏之女戟則韓氏太行斷

絕也按趙策舉安邑而塞女戟此下補曰元作枳補曰姚

韓氏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據此道所由也後志河東

按枳道即河內道南陽封冀補曰皮氏有冀亭註引此補

補曰南陽即修武封封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

前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之口補曰索隱云滎澤口與

公子無忌亦云然大事記灌大梁之魏無大梁決白馬

策戰國以來人皆知之秦卒用此策魏無大梁決白馬

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徐註紀年日敖魏無虛頓

補曰大事記云水經註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決通齊

陽黃溝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縣史作外黃濟陽

大事記作黃濟陽說又見秦策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

策宿胥虛頓丘並見秦魏策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

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補曰一本作寫蓋古象字作為訛也寡

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

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

欲攻韓齊元作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

補曰一本作王姚同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

人者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

得宜陽少曲致離石補曰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姚註石字三本同作君

詳此當缺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

南陽委於楚補曰鄧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

正曰正義云均州故城塞補曰見苟利於楚寡人

在隨州西南蓋均陵也楚策

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阨隘為楚罪兵

困於林中補曰見魏策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項紀註即

墨也補曰至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元至云當作質公

子延秦子魏子因犀首攻趙補曰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三字史姚同索隱云謂連兵相

屬也胡郎反行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

於魏補曰馬陵葉蔡並見前史離石作誰石馬陵作陽馬索隱云並趙地名已得講於趙

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

與母嬴謂勝舅謂穰侯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謫同補曰適即上所謂因以為罪者

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郿

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補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川

兵如刺蜚

集韻蟲各喻易也
補曰蜚匪微反又上去

母

不能知

補曰一作姚同

舅不能約龍賈之戰

魏襄五年秦按我龍賈軍

補曰

此據世家年表在二年大

岸門之戰封陵之戰

魏哀

事記

從年表云魏惠王後二年

岸門之戰封陵之戰

魏哀

十六年秦敗我封陵亦屬潁川

岸亭在潁韓紀註岸門封陵亭

各然則

封陵亦屬潁川

岸亭在潁韓紀註岸門封陵亭

補曰

岸門之戰赧王元

高商之戰

史不

趙莊之戰

趙肅侯十

三年趙莊與秦戰死河西

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

死秦之孤也

補曰死於

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

之禍三晉之半

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

正曰西河

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

補曰之下

皆以爭事

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

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代傳有在伐齊事後彪謂秦之

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彪故曰秦橫之成天幸也

補曰文甚明快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

除患無至

除之使不至

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

此除患者

燭之武

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孤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

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圖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乃

還

張孟談

皆救

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

者

謂救患者

補曰

一本遺作

而

無

元作

先

補曰

上疑

使

除患無至者今與

補曰一本作予姚同

以百金送公也

公謂楚使

不如

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

文惠

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

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

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

元作承

此書

乘承通後昌國君章有

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

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

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封恢也恢蓋趙之仕

魏而為燕者為燕亦所以為魏也

無據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為惠王

文趙惠

曰今者臣來過易水

蚌方出曝

蚌麤也

而鵲啄其肉

鵲知天將雨鳥

蚌合而箝其喙

箝籬

也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鵲曰今

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鵲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

并擒之

補曰姚註諺語詩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即見蚌脯此

則叶韻然不聞蚌鵲得雨則解也陸農師讀雨作兩雨謂闕口恐別有據愚按韻補蚌叶彼五反鵲知將雨雨

即解去爾一本箝作相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字通鵲音聿亦有衍音

做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

善乃止

補曰燕惠武成皆與趙惠王相及此策時不可考

惠王 昭王子元年癸未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

傳云并合趙楚韓魏燕之兵

義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

燕王城未下

聊莒卽墨補曰毅傳唯莒卽墨未下燕世家云聊莒卽墨未下蓋因燕將守聊城不

下之事而誤說見齊策

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閒疑樂

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

補曰史趙

封毅以觀津號望諸君索隱云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

齊田單詐騎劫卒敗

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

乘元作

承承

正曰說見上燕之傲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

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

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

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

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

暴露

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

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

元作郟隙不合也

郟遂捐燕而歸趙將

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

意乎

補曰自先王舉國止此一節恐當在後章燕王書寡人不佞云云之上餘說見彼章

望諸君

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

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

足下之義

無罪而殺毅非義也

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

負言

荷罪在身

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

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

畜養也幸親愛之

而又不白

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

白猶明

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

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

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

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

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上

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而以身得察於燕

遂委質為臣正義云假魏節使燕

補曰毅傳趙人因沙丘之亂適魏至先王過舉擢之乎

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

亞卿亞次也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

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

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

也閉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

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

一作勁補曰一本作徑

於結趙矣且又淮

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

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

趙若許許燕

約楚趙宋盡力

宋雖已舉其遺民怨之魏宋盡力姚同史云趙若許而約四國

補曰一本約楚

攻之其交為明

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

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

回顧而反言其速

起兵隨而攻齊

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

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

主閱

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

燕

補曰此數語

大呂陳於元英

大呂律均元英燕樂名

各元英燕

故鼎反乎歷室

故鼎齊所得燕鼎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歷之室

宮殿名

歷史作磨周禮遂師拉磨音麻又史表磨侯漢表作歷古字通用說見秦策正義引括地志云元英歷室燕二官各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高誘云燕齊器設

於寧臺燕薊薊丘之植薊幽州國植植於汶篁汶水出泰山萊蕪原

竹田曰篁言燕以齊為塞田曰索隱云薊丘燕所都言燕薊丘之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註謂燕之疆界移

於齊之汶水非一一謂此言燕薊丘之所植移植於汶上之竹田索隱云亦樓助集古今文以毅書為首有

策問云夷門之植植為燕雲蓋用毅語也愚謂左氏以太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句法正同補曰一本汶皇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于其志

補曰一本以為愜于志以臣為不頓命頓猶故裂地而封之補曰謂封

昌國也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

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

卷之九 晉陰軒叢書

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毀故稱

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救八百歲

之蓄積通太公數之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

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

昭王能預順之施及萌隸萌氓同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

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

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

浮之江鴟夷榼名馬革為其形以斂骸骨正曰史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云取馬革為鴟夷榼

形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

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補曰史不化索隱云

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
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

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麗也猶遭也墮先王之

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

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補曰正義云不說已長而

談彼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乎補曰一本

無乎字蓋衍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

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傳有補曰大事

記延平陳氏曰樂毅之下齊也止侵略寬賦斂除暴令

修舊政求逸名顯而禮之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

閔封王蠋之墓凡可以悅其民者無不為之此孟子所

以教齊者齊王不能用之於燕而樂毅能用之於齊○

呂子讀書記曰樂毅伐齊云云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

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推此言則世之

論毅者豈其然乎○朱子曰樂毅亦戰國之士何當是
王者之師又曰毅初合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潛王之暴
故一舉下齊七十餘城潛王死人心之怒已解恐三國
分功故急遣之以燕之力亦止於此况田單忠義死節
堅守二城自不可攻非不欲取蓋力不能爾毅在當時
亦恣意虜掠正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爾○
愚謂樂毅之伐齊取寶器燒宮室見於田齊燕世家毅
傳國策皆然徵以毅之自言蓋誣矣陳氏首以止侵掠
為美似未察其實也齊以燕伐燕燕以齊伐齊孟子所
以教齊王者毅實違之是尚為能用之乎雖有寬賦除
暴反政禮賢數端不足以揜其罪也故愚著朱子說併
記呂子他日之論以見其不滿於毅如此而取陳氏者
特一時之見未為定論也

張丑為質於燕

田嬰公仲張儀相涉恐非惠王之世

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

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

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

燕王必當殺子劓子腹

劓判也

反

補曰姚本作反

子之腸矣夫欲

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

而赦之

補曰韓非子記子胥語楚邊候同此

王喜

惠王曾孫元年赧王五十三年丁未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

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

國君樂閒

毅子

補曰

史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閒為昌國君索隱云閒紀閑反

而問曰

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

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

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

四十萬攻鄒使慶秦

補曰史作卿秦一本標後語作慶奉

以二十萬攻代

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樂乘

毅之族

以五萬遇

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

燕記元年年有補曰史在王喜四年餘說見下

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

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

端猶專也願欲復用之

而

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

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

則君掩蓋之

有非而蔽覆之王喜所望也

不虞君之明罪之也

虞猶圖

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

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聞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

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

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補

此當有也字姚本作以訛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

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元

恐補曰字有誤一本心所姚同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

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

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行有失而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反惠愛任用

之正曰有過失當棄反順用之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任猶而君有失

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擇其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補

一本此有猶字姚同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補目惡室不

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

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

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一作盡而

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

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

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

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

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

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

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補曰此論

語所記便不及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

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

天下語曰論不修心凡有修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補曰修字必有誤議不

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猶棄也簡棄大功者輟也

輟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

疏遠之臣可爾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

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然余且慝心

待之以不善之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

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間量唯君圖之此

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

卒畱趙不報彪諫伐趙其於閒未見其有可絕之處而

能悔如此禮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閒絕

之深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婉乎孰復天下之偉文也

正曰責其出奔以明怨薄已而楊過悔文懲創之意少

未見其果可以釋憾而反國也**補曰**新序以此為燕惠

王遺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

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人讓

毅且謝之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策以此

為樂閒答書而未云閒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
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慶秦樂閒則是
閒為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
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
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
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閒
事而新序之說為是云

秦并趙北向迎燕以兵迎之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始

使者過趙趙王

悼襄

擊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

燕

元作茲

茲

補曰恐燕字訛

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

言燕先時服趙

者以秦與趙合

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

補

一本並作郊姚同

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

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

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

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

秦北下曲陽為燕

下曲陽屬鉅鹿

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

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

反猶報也言數為秦國敗不能報而勝之

國

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

此并謂廉有之

燕趙同力必

不復受命

補

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

而救燕

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此十九年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

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

鞠一本鞠作鞠下同索隱云

音麴又

如字 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徧

天下威齊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

見陵之怨

傳言丹質秦秦遇之不善

欲批其逆鱗哉

批篇迷切擊也說難龍可擾而

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

補曰一本批作排姚云曾錢作此字

太子曰

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

請太子入息已乃圖之

居之有閒樊

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

補曰姚本容字

太傅鞠武諫曰不可

夫秦王

始皇

之暴而積怨於燕

怨其亡歸

足為寒心

補曰凡人寒甚則心

戰恐懼亦戰

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

謂

元作以

以

補曰史作謂然以義

亦通

委肉當餓虎之蹊

蹊徑也

禍必不振矣

振救也

雖有管晏

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

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

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

言已憂思昏瞶

目死須臾不可待

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

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

丹命固卒之時也

知禍且至而猶為之自疑命止於此

願太傅更慮之鞠

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沈

沈猶深補曰一其智深其勇

沈史姚同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

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衍曰曰願圖國事於先

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不敢

背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

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

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

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

不令太子所圖有關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衍願

願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補曰一本即趨

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

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補曰正義云俛音俯按俛卽俯字漢書晁錯傳

俛仰韓信俛出東方朔俛啄顏註卽俯

儂行見荆軻

儂致敬貌禮一命而儂

曰光與

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

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

竊不自外

言不自疏於軻

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

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

補曰一本

不使

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

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

荀悅

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

欲自殺以激荆軻

言其死非爲泄欲厲

勉軻使死之耳

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

到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

補曰一本此四字作明不

言也姚同史同今本

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

以膝行不立行故言下

流涕有

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

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

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

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

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尚在或記

者失辭或諸侯驕子亦僭稱孤也又劉向曰燕王真之太子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

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

補曰荀子註引策作牢天

下之

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

秦十七年虜王安

盡納其地又

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

出太原雲中趙不一本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

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

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

闕以重利闕言示之以利使之見而欲也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

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

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

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償補曰一本

姚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猶唯言不知死所

荆卿畱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

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

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

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

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

至燕南界略經略之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

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

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衍今今樊將

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

之地圖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亭註引此**備**正義云

亢幽州南界劉向別錄云督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

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

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

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

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

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當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

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柰何補曰一本為之

柰何姚同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

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胷搃刺也知鳩反補曰搃一作抗故他本連有二

字下文同索隱云抗拒也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凌之恥除

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

夜切齒腐心

腐者痛之極補曰勇者奮厲必以左手扼右腕也切齒見前一本拊心

乃今

得聞教遂自刎

刎斷也

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

已無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

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

補曰索隱云徐姓夫人名男子

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

淬當從火堅刀刃也若淬則滅火器爾正曰淬淬通

取內反說文徐云淬劍燒而入水也此謂以毒藥染鏑而淬之也後語註云以藥水鑿匕首為淬鑿古電反

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

行具也

遣

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

借元作悟

悟

正曰悟忤通姚視忤逆也

乃令秦武陽為副荆軻有所

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畱待頃之未發太子遲

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

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

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

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祖行祭補曰詩毛傳

側曰餞疏較謂祭道路之神封土為山象伏取道高漸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地形訓云變徵為商

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按劉子云荆軻如

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

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忼慷壯士不得志也補

惜陰軒叢書

朱子楚辭後語
作羽聲慷慨

士皆矚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

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

寵臣中庶子蒙嘉

補曰中庶子說見前新序鄒陽書作蒙恬蓋誤後語蒙頰註云蒙恬弟也

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

振震同下同

敢興兵以逆軍吏

補曰一本以拒大王

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

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

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

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

服設九賓

禮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禮**正曰**大事

禮於庭註引正義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安得

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爾不得以周禮九賓見燕使
義為釋愚按前漢書大行設九賓恐即秦儀也

者咸陽宮補曰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南水北口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峻諸山之南故

曰咸陽自始皇至胡亥皆都此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

圖匣以次造至陞升高也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

軻顧笑武陽顧武陽而笑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

天子故振懼懼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

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

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

未至身秦王驚白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操把持也

與操同晉人多然扣室劍鞘補曰索隱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今前短易拔故云王負

劍

時惶急

惶恐也堅在室牢也

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

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

愕相逐驚也

卒起不意

卒猝同下同

盡失

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

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

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

之

搏擊也

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

提擲也

且即于反提姪帝反史提文帝提吳太子語同此

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

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

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

術擲字本

提補字補二字補即

上拑抗並存之類索隱云擲與擲古字同持益反亦提義

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

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

踞坐展兩

足曰箕補曰既斷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

得約契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

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

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

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

燕薊城並此二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

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

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五

年三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

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

彪謂太子丹不怨一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

一夫行劫刺於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

容質責使悉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持匕首之明也數士

鞠武初謀似矣太子不用不能力爭妾婦之明也數士

之死燕國之亡皆武實為之荆軻之事甚似曹闞其所

不可者劇發憤於一朝而軻畜謀於積歲且白衣祖送

者滿路其不泄露而先敗抑已幸矣軻不足道也厥後

雷侯亦袖椎竊發此其人豈愚哉蓋積志仇秦不知所

不可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以為期不能一日而忘秦

也豫子高漸離張雷侯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

也唯軻於此則無處焉補胡氏謂秦皇狙詐之智虎

狼之威千騎萬乘之眾揮椎奮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
又不能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呂
政如置中兔何敗獲之憂鮑以三人並論愚謂三人報
仇之志則同以智略言之則異胡說當矣○朱子曰軻
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
丹之淺謀而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
聖賢復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也

凡三十一章

原李錫齡校

戰國策燕卷第九終

戰國策卷九

兪

借陰軒叢書

戰國策宋衛中山卷第十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宋

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補曰漢志壽張下有今之睢陽四字

景公

景公名頭曼漢書古今人表作兜樂汲冢師春作緜頭曼兜樂音讀固相混若緜則豈先

二名而後一之者邪黃伯思考辨祕閣古器有宋公緜餽鼎與汲冢合因知

異書有不可廢者謾記於此

公輸般

魯之巧人補曰高注公輸般魯般之號也他書或作班古字通漢書班師 為楚設機

天地疏機關也雲梯之屬補曰高注云機械雲梯 將以

攻宋墨子

宋人翟聞之百舍重繭補曰此據高

句又莊子百舍注百日止宿也按繭即斯 往見公輸般

謂之曰吾自宋聞子

善聞其 吾欲藉子殺王

正曰一本三

戰國策卷第十

惜陰軒叢書

至云人至並而鄰反集韻云唐武
后字作至如臣字作思至即人也
公輸般曰吾義固不

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
梯之高入雲將以攻宋宋何罪之

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眾敢問攻宋何義

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
見翟墨子見楚王
非昭即惠

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
車有帷節者鄰有敝輿

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
登使之衣一本短

入考異云短褐一作短方云貨殖傳用短字董彥遠洪

慶善皆辨古無短褐字按短褐字貫讀貢禹貨殖傳班

彪劉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論漢書作短文選則用丁

管切是唐儒兩用之故少陵以長纓短褐為對而史記
孟嘗傳國策墨子語皆傳寫之訛今按國策短一作短
史士不得短少陵以長纓短褐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
策墨子語皆傳寫之訛今按國策短一作短
短褐司馬貞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字韋昭云當作短

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

一本不足如梁高註如當也

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

補曰高註梁必兼宋故宋不利之矣

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

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

宋不聽梁皆作使者曰臣請受邊城

請得攻一城以應梁本註臣字會本自此至卷末

補曰姚

皆作

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

攻之不力使趙

無失

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

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

補曰一本趙王亦說曰姚同

宋

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

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君偃宜無此善以在犀首伐黃下蘇秦論攻宋前故次之此

正曰大

事記周顯王十五年梁惠十七年宋公剔成十六年宋伐趙圍一城解題曰梁惠王伐邯鄲引策云云又按史

世家景公六十四年卒左傳景公在位四十八年卒大
事記定從左氏景公卒當元王七年鮑以此次之景公

甚繆

謂大尹

宋卿 **正曰** 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得
與啓畜諸公宮於是云云六卿三族降聽政因

大尹以達杜註近官有寵者鮑因大尹

曰君日長矣

宋君

君自知政

言親國事

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

不奪太后之事矣

后時與政

則公常用宋矣

見用於宋尹蓋太后之人 **正曰**

皆無考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

威

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

求講於齊

賣謂銜鬻之

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

之

聽其講

以明宋之

實

元作資 **羅曰** 一本作賣姚同

楚重於齊也楚怒

怒其背己而與齊講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蘇秦與別

成齊宣同時知非閔時正曰此必非景公時

剔成

嗣辟公元年烈王七年王子立桓公大事記引蘇氏云按索隱汲冢紀年作桓

公辟兵莊子曰桓公出前驅平薛蒙人以爲狂而史記作辟公辟是名辟諡辟事必不爾史記

蓋誤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

威

大說許救甚勸

補曰

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

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

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臧子

乃歸齊王

宣

果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此四章有蘇秦語得爲君懷紙

立怒鄰宜不能曲折如此故係之剔成然則孟子所稱

審亦皆剔成色謂孟子所稱皆剔成孟子謂載不

傳會至謂孟子所稱皆剔成孟子謂載不

勝子之王薛居川居王所王非偃而誰

君偃年癸巳按世家剔成四十一弟偃

攻襲剔成敗奔齊自立為宋君故大事記

書宋公剔成為弟偃所改出奔齊偃自立

宋下偃字康王之時按史君偃在年表世家傳並不書

皆以偃集韻音欺今江東呼鷓鴣為鷓鴣

諡康王鷓鴣音忌有雀先驥此與爾雅鷓鴣鷓鴣同文鷓鴣音格

策交云小而生巨以雀生鴈者可也云見祥而不祥

鷓鴣音忌按史記好射鷓鴣並為一字音期者

非新序作鷓鴣所載比策文為詳今通鑑作驥

取取偶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蓋言遜也

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

正對故云危行言遜太史有焉

康王大喜於是滅滕

蓋言遜也高註太史

隱七年註在沛國公丘縣補曰大事記云杜氏世族
勝為齊滅觀孟子所載滕定公文公則杜說誤策所記

是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

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元

曰補曰疑為無顏之冠冠不覆額補曰史王偃盛血

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以革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

軋射之諸侯皆曰桀宋以示勇剖偃之背鏃朝涉之脛

鏃刻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

俛侯之館侯其臣也無稽遂得而死補曰世家云殺王偃年

序得下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補曰元高註云禍謂齊

有病字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家語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

雀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正而
名益昌於是帝辛恃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
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又說苑孔子曰昔者殷王帝

辛云云一段亦同愚按宋殷後也疑卽此一事而記者不同

凡六章

衛

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後文公徙楚正黎陽是也

靈公

襄公二十一年景王三十一年丁卯

補曰

說見趙策

衛靈公近癰疽

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

補曰

癰疽瘍醫

彌子瑕

補曰靈公幸臣其妻

與子路之妻兄弟亦見孟子

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

人

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異云侏儒善假夢以見主道恐此復塗偵字或侏儒之訛然彼以癰疽為雍鉏則

誤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

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

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

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煬炙燥也煬煬餘亮反

莊子煬者避竈釋文煬也蓋炊而向竈者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

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

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元在趙策**正曰**宜從舊說見趙策

悼公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癸酉**正曰**杜註悼公蒯賸庶弟公子黜史作黔二字並其

淹反大事記周貞定王元年衛悼公元年解題引古史云左傳出公復入八年悼公立事甚詳

史記出公復入二十一年卒黜攻出公子自立悼公五年卒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正曰**據左傳南文子相衛悼公犀首為魏官以此策考之悼公元年當貞定王元年

威烈王二十三年三晉始為諸侯時六十餘年是時已犀首非魏官矣意嘗其為姓名或號說

見秦策然則此犀首者亦三晉之臣歟伐黃**補曰**舊註黃國

名按策言黃不過衛使人謂衛君此策以南文子與智伯同時知為悼公補

一處此未詳左傳出公之入也奪南氏邑杜註子南之子公孫彌牟彌牟與褚師比等逐公越臯如等將納公文子致衆

而問曰彌牟亡有益云云遂立悼公南氏相之事在哀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曰敝邑之師過

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

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已言已下黃衛君懼束組

三百緄組斜文紛綬之屬十首為一緄補曰組屢見前緄古本反說文帶也詩緄滕傳繩也皆與此不

協鮑因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

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

美內臨其倫臨言以功處其倫其輩類夫在中者國中惡臨議其

事議謂譜短之蒙大名蒙冒處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坐

御言不
營為
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

破心懼
貌也
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

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駒駘也四百璧一補曰一本白璧姚同衛

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懼而

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

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補曰一本有姚同而大國致之

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

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補曰說苑吳赤市使智民及趙簡子以乘

璧遺衛
事相類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

為君子也顏太子名君謂智伯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

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

止彪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慮無遺算大事記

藍臺之宴云還自衛姑載于此未必貞定王十二年晉荀瑤襲衛解題曰失其年國語序

嗣君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五年丁酉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年表

衛嗣君時獨有濮陽按史秦昭王元年樗里子伐蒲索

隱云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云

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賴猶衛所以

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自入之魏衛必折於

魏往求援也**補曰**一本蒲入於秦司馬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樛里疾傳有一作入於秦

魏亡西河之外秦惠六年**正曰**秦惠八年魏納河西魏後二年魏入上郡於秦而河西濱洛之

地而弗能補曰一本有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失復字姚同

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

秦以**善**元作善**補曰**一作魏秦王必怨公樛里疾曰柰何本作善姚同

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戒告之以德

衛君樛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

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

拜因効金三百**銖**元並溢補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作溢

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

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補曰史樗里子傳有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蓋

所居為號補曰高註家有大梧樹因以為號若柳下惠藝文類聚作梧丘許之以百金梧下

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正曰曰臣聞秦元作入一本

作人兵下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願

王專元作博補曰字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

客謂梧下至郎門而反補曰姚註讀作郭門按韓非子使郎

見秦策曰伴若不為衛客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

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

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問曰衛客曰梧下稱之事

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彪謂此一

時氣俗無不沒於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薄矣而以百金諾人為之行狡獪之計况小子乎彼哉彼哉

何得附之嗣君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蓋賢者也正曰此本高註竊以

說之事而誤說者也衛君以金贖之者恥其失政廢刑爾觀其言可見補曰靡忙皮反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

顏曰連繫相隨而服役之猶今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

與乃請以左氏衛地缺請羣臣諫曰一百金之地贖一

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謂國教化喻於

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補曰三百民無廉恥雖有十左

氏將何以用之

彪謂衛君之言及此足以興起而不得霸豈輔之者無其人乎以羣臣之所諫

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

為治之言允蹈之者歟**正曰**罪人而逃可謂無政矣割地以求胥靡可謂無謀矣其言雖善事則疾矣**補曰**韓非子有略同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皆衛人**正曰**古人以且名者皆子余反如夏無且唐

且龍且之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使之教君必類是也

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

高麗也凡有養於口體皆得言所用者食高麗疑人名臣

名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

子謂君子謂君以下今教之以說君也上言死則心異故言此可以動之君之所得

天下者甚繆繆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

公孫氏

衛國姓也故商君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
正曰高註公孫氏謂嗣君也商君說見秦策

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

順且以君令相公子

補期嗣君

縹錯挈薄之族皆逐之

也彪謂嗣君賢君也富術稱之貶矣蓋諫者之言多務
為深切詭激之辭使嗣君不賢安能受其言而委之

非也然能從順且之諫使制二字猶愈於迷復者也
補

曰縹先結反挈女居反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

僕曰拊驂無管服

皆言愛也拊尤愛之
車兩傍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兩

正曰高拊擊也

服馬皆勞管也鮑以為
借馬故曰愛之非是

車至門扶

人扶

教送母

母送婦者將還

之故戒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徒之牖下妨往來者

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

之時失也初為婦而云然失之蚤也**補曰**此策時不可

告之以彊考補曰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

凡九章

中山漢為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若陘安

國姬姓也路史杜佑云常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

事記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漢中山王靖始移居盧奴大

公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肥是冬晉復伐

鮮虞杜預云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

中山君史不書饗都士大夫霍光傳都士注都試司馬

子期中山人後在焉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

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亡去有二人挈戈而隨其

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

嘗餓且死君下壺餐臣父下以與之臣父且死曰中山

有事戎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將為中山君喟然而仰

歎曰與不期眾少其於當厄其指物辭猶在也怨不期

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

餐得士二人

魏文侯欲殘中山殘謂常莊談趙謂趙桓元作子曰魏

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以為正妻因

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魏必不殘其女之封

樂羊食子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

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補樂羊食子以自信

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焉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惠顯王三十五年王趙武靈獨不王其後秦

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八年書五國相王即秦七年

也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相王即秦七年

獨稱君其後亦稱王解題按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高氏

以為齊趙魏燕中山鮑氏以為秦韓燕宋中山二家之

說皆非也齊魏王已久秦之王出於張儀宋中山俱小

國使宋是時稱王齊何為獨怒中山其可考者韓燕趙

慎觀之三年乎然則犀首武靈王初稱君世家十一年

中山其一則不可考也趙武靈王初稱君世家十一年

書王召公子職於韓則是時已稱王矣七國惟楚僭王

遠在春秋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又顯王三十五年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玉解題云齊魏之王以國策考之蓋在魏拔邯鄲之歲顯王十六年而秦紀今年又書齊魏為王未知孰是然策所載似得其實蓋魏以邯鄲之勝齊以桂陵之勝各僭稱王若今歲魏方衰弱齊亦未有大功何為驟稱王乎今年書相王者齊魏僭王已久至是共會諸侯欲其皆王以同己之僭也秦紀所書或者齊魏前此稱王於其國至此名號始通於諸侯乎又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王解題云張儀之請也秦紀書魏君稱王衍一魏字愚按趙世家武靈王十年五國相王趙獨否口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今國人謂已曰君十一年始云王召公子職也然則云五國相王者謂五國皆稱王非謂在此年也鮑誤而中山後持之復疑

中山 高注持中 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

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

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

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今所謀者救亡非子莫能吾救

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

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

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益猶甚也言

者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

魏也主廢者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高註是君為趙

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柰何

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

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難則所

為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

王為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為廢之所以事齊

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

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

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補

同王則與如字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憂齊廢之今召中山

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元作五五正曰一本下三處

有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致中山而塞

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

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

矣薦進也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

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蓋與

中山補曰元作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

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

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

乘之國也中山百補曰一本乘之國也何倖名於我欲

割平邑屬代郡正曰正義引括地志平邑故以賂燕趙

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補曰索隱云戰國策

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

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倖名不憚

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謂背約

姚同註

一本好位
姚同註曾作倍

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

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

固言輔之堅

而

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

公為齊王

閔

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

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

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

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

首為

攻伐之難

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

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

曰然則子之道柰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

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

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正曰**是以隘之隘亦不通

也補曰隘王苟舉**王**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

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趙與王

相見此並齊王**正曰**王苟舉趾與即佐王之王指中山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

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

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

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齊以是辭來因言告

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

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

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

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

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彪謂張登臆則屢中言之必可行者

也雖其用智有裨闔風氣而文無害亦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
曰裨闔狡獪豈非君子之所排者因其

文之可喜而謂其術之無害悖矣

司馬喜中山臣**曰**姚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

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為人

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

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

也補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

曰缺曰字

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

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補曰大史公自序司馬氏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云

名喜鄒陽書司馬喜贖於宋而相中山按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者即此人與漢平津

為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姬名也難謂忌之田簡謂司馬

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註屬近也補曰詩耳屬于垣史記注屬猶注也趙使近至宜有報可趙必

中山之事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使近至宜有報也趙必

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

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

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武靈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

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

簡自為取使

取請為使也**補曰**自謂可以取趙使此書取字如此者多為與之善而得其心之義

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簡請使耳實喜

自使見下

正曰此章以為語趙使下章以為為司馬喜使說趙王此正記所傳之異○兩可以為之為去聲

陰姬兵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

姬父也

曰事成則

有土得民

言公得封**補曰**

一本子民姚同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

見臣乎

怪其不來謀

陰姬公稽首

首至地也

曰誠如君言事何可

豫道者

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

司馬喜即奏書中山

王補

曰臣聞

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

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

賢不肖商敵為資商較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

王武靈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

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容貌顏色殊無佳麗

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

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元作力言不

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準頰權

衡準鼻頰鼻莖權輔骨當作顙衡眉上正曰準鼻頭頰

犀角偃月犀角首骨偃月額骨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

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

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

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
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
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
必矣王如不與卽社稷危矣與之卽爲諸侯笑中山王
曰爲將柰何司馬喜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
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
趙王亦無請言也此兩章一事爾而曲折小差著書者
自以所聞駁異也然則此書之作亦
至慎矣補司馬喜繩陰姬以詔趙王而脅君以行詐
取寵視張儀於鄭袖其惡尤甚記者好夸何慎之有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所攻恐
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傾

御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禮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

亦尊禮也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

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本謂農業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

儒皆不強力也以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彪謂李疵小

人君廢賢而置士夫賢者在位將使耕者愈力戰士愈

奮而誰敢惰懦且不賢而耕且戰民之分也何敢與賢

者並民惟不務名耳豈有務名而不趨於善者乎若疵

中山遂滅也嘗讀商君之言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

也民求官爵不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詩書

禮樂善修仁廉辨惠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敵主必削

不至必貧此商君所以遺禮義上首功而富國強兵之

術也武靈胡服騎射一反先王之教其桀驚之志使卒

以舍士急耕戰之說導之當時風聲氣習不約而合其

淳繆固不足辨也抑其所稱中山之事者殆未必然大

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天生民而
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
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倚固無休息其主弗之惡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
果亡其亡之故可考矣使賢俊盛多
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

凡九章

平江路儒學正徐

昭文

校勘

戰國策宋衛中山卷第十終

商淵